

「避暑山莊：清帝國多元統治的縮影」特展座談會紀要

■ 陳龍貴、劉世珣整理

國立故宮博物院自 111 年 9 月 24 日至 112 年 2 月 5 日間推出「避暑山莊：清帝國多元統治的縮影」特展。特展主軸以作為清帝國第二政治中心的避暑山莊為重點，透過院藏清代檔案文獻與善本輿圖，並配合相關書畫器物典藏展示，讓觀眾認識滿族從偏處東北一隅的部落，經歷長達百餘年的戰爭征服，崛起成為一個統治範圍從東北至中原領土，最後更擴張至西部疆域，控制著包含漢、滿、蒙、回、藏等廣袤土地的多元民族帝國。特展同時希望讓參觀民眾進一步了解清帝國統治者是以怎樣的態度來治理這大片土地上的人民？又以什麼手段藉由多元宗教信仰，實現帝國政治秩序的穩定。

為使特展理念讓民眾充分了解，發揮展覽教育功能，本院隨於 10 月 26 日辦理了一場線上與現場結合參與的展覽座談會。座談會規劃三個重要主題：一、清帝國為什麼經營避暑山莊？二、避暑山莊與清帝國多元統治的關係；以及三、清帝國多元統治下其他多元面貌。會中除邀請吳密察院長開場，為來賓聽眾說明本展覽形成與策展背景外，更結合本院特展團隊劉國威與鄭永昌研究員，以及中央研究院清史學者賴惠敏與孔令偉兩位教授，圍繞特展相關議題進行報告。本篇紀要，試圖在有限篇幅中，重點式整理會上報告與討論內容，藉以加強展覽推廣的目的。

引言——從幾幅歷史地圖談起

吳密察院長（圖 1）

本院這次推出的「避暑山莊」展覽，原意是要做一個有關清帝國之多元性質的展覽，但是在我們與學者專家討論的過程當中，大家認為大清帝國是個龐大的體系，必須有所取捨，也必須有一個可以容易進入的開場，否則就會流於教科書式的陳述，降低其趣味性，因此最後決定以「避暑山莊」為開場，利用這個具體而微地呈現清帝國多元統治性格的歷史名城，來引導大家了解清帝國的性質。我們希望參觀展覽的觀眾，不是只看到對於歷史名城——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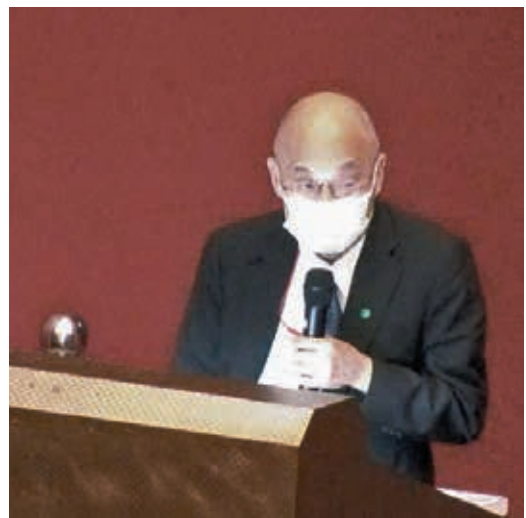


圖 1 吳密察院長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https://reurl.cc/jRxMx2>，檢索日期：2023 年 1 月 8 日。

德避暑山莊的介紹，也看到我們這個展覽的用意，也就是用帝國的概念來理解「清」。

故宮所收藏的文物，主要承襲自清帝國宮廷舊藏，因此我們也可以從故宮典藏內容看出帝國的一鱗半爪。例如，故宮所典藏佛教相關文物，可能與大家一般想像有相當落差。實際上，故宮漢傳佛教文物不多，從數量上來說，反而是藏傳佛教文物占了大宗。這顯然與清帝國的性質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一般將「清」當成繼承「明」的一個中

國朝代。但「清」僅只是一個中國的朝代嗎？用朝代這樣的概念是否可以完全地理解「清」呢？「清」到底是一個王朝呢，還是一個帝國呢？

我們可以先用幾幅歷史地圖來觀察。這幾幅圖是利用美國哈佛大學製作的東亞地區歷史地圖為底圖繪製的。第一幅地圖是明朝中晚期萬曆時代（約西元 1620 年）的地圖。（圖 2）這幾幅地圖中，土黃色的部分就是「明」，黃色的部分就是滿洲人的「後金」或「清」。早期滿洲的勢力還位處關外，侷促於東北地方。第



圖 2 第一階段：明朝萬曆年間後金國範圍 依哈佛大學東亞歷史地圖重製



圖 3 第二階段：大清入關前版圖 依哈佛大學東亞歷史地圖重製



圖 4 第三階段：十七世紀中葉清入關初期控制範圍 依哈佛大學東亞歷史地圖重製



圖 5 第四階段：清雍正年間大清疆域 依哈佛大學東亞歷史地圖重製



圖 6 第五階段：清乾隆初期大清疆域 依哈佛大學東亞歷史地圖重製



圖 7 第六階段：清乾隆中期盛清疆域 依哈佛大學東亞歷史地圖重製



圖 8 《帝國何以成為帝國——一部關於權力、差異與互動的全球政治史》中譯本封面¹ 取自《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0249?sloc=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1 月 8 日。

二幅是明崇禎時期的地圖（約西元 1635 年）（圖 3），這時候「後金」的版圖已經往蒙古方向擴大。第三幅地圖是明末清初（十七世紀中葉）、滿洲人剛入關進入華北一帶（圖 4），此時的「明」已經退至南方與西南地方。第四幅是雍正時代（約西元 1725 年）地圖（圖 5），此時「清」不但已經統治了整個漢地（即「明」的版圖範圍），而且也擴展到蒙古、西藏、和碩特部等地方，它已經不只是承襲「明」的中國朝代了。第五幅圖是經過康熙、雍正時期的擴張，此時大清版圖已經統治了蒙、藏絕大部分。（圖 6）第六幅圖是盛清乾隆時代，整個新疆包括準噶爾、杜爾伯特等，都成了大清版圖。（圖 7）

從以上幾幅歷史地圖來看，可以大致了瞭解滿洲人從部族發展成帝國的過程，十八世紀「清」統治的範圍已經遠遠超越了「明」的版圖，因此已經不能只是用中國朝代概念來理解它了。與其將它當成中國境內易姓而治的朝代，反而應該將它當成以不同的多元統治方式，統治廣大地域、多種民族的「帝國」。

帝國何以成為帝國？（圖 8）是個值得探究的課題。如果用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清帝國？那麼類似「『清』何以成為帝國呢？」、「清帝國是什麼樣的帝國呢？」，甚至「清帝國統治下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如何面對清的統治呢？」就會是一連串有趣的提問。

希望我們這次的展覽，只是這些一連串提問的開始。以下我們邀請相關專家，從不同角度來為我們這次展覽做更多闡述。

「避暑山莊：清帝國多元統治的縮影」特展介紹

鄭永昌 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圖9）

清代熱河避暑山莊行宮，是清代一個最具政治特色的皇家園林。明代熱河屬於蒙古族牧場，大清建立後正式納入版圖，隸屬直隸省，位處北亞最前沿區域。盛清時期，康熙（1661-1722 在位）、乾隆（1736-1795 在位）兩位皇帝每年約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時間是駐蹕在山莊，山莊逐漸發展為清帝國第二政治中心。避暑山莊與清帝國的歷史關係，是這次籌辦專題特展的重點。

從山莊建築群的形勢與地理布局可分為：宮殿區、湖泊區、平原區以至寺廟山巒區。這樣的格局，象徵著集首都皇廷、江南湖泊、北方草原於一處。南北風格、中央藩部、核心邊陲，政治、文化與宗教信仰，鎔鑄於山莊，可



圖9 鄭永昌研究員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https://reurl.cc/jRxMx2>，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視之為一個「微宇宙的大清帝國」。

避暑山莊行宮，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北巡塞外，並在熱河喀喇河屯行宮度過五十歲壽辰之後，開始下令大規模興建的一座

山莊區域分布圖

○ 宮殿區 ○ 湖泊區 ○ 平原區 ○ 寺廟山巒區



圖10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年間〈熱河避暑山莊圖〉平圖 021499 製作 策展團隊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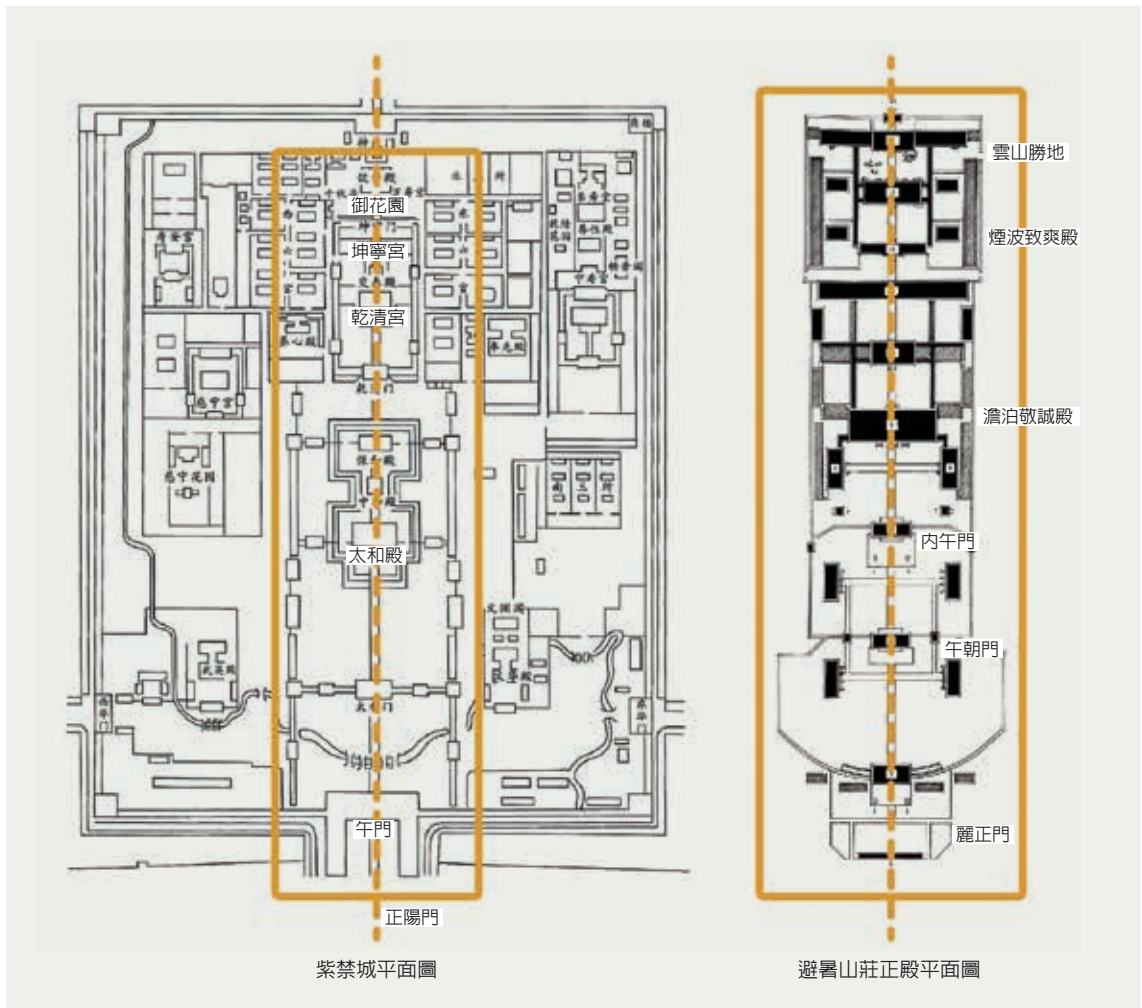


圖 11 避暑山莊與紫禁城正殿區中軸線布局圖

紫禁城平面圖 取自《傷感說說吧》：<https://www.sgss8.com/tpdq/4244870/>，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7日。

避暑山莊中軸線圖 取自天津大學建築系、承德市文物局編，《承德古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聯合出版，1982年7月，頁97。

塞外行宮。八年後，山莊行宮主體建築大致完成，乾隆皇帝登基後又進一步大幅改建擴建，直到五十七年（1792），終於確立今天我們所見的規模。山莊在百餘年間的營建過程中，逐漸成為清帝巡幸塞外、避暑理政以及行圍狩獵前的地方。

當我們把注意力更聚焦在山莊內部構造，更能清楚體會出其建築規制與布局，與首都北

京極其相似的格局；而觀察山莊中許多地方是透過模仿帝國各地景點或移植物產方式，更凸顯出山莊這座皇家園林多元匯聚的特色。（圖 10）宮殿區是皇帝理政、舉行慶典與起居休息之處，建築軸線完全依照紫禁城前朝後寢的格局。（圖 11）湖泊區是皇帝休憩娛樂之處，其中一臺一閣，既有山莊自身特色，也有模仿江南名勝而建（圖 12）；同樣一草一木，既有



圖 12 模仿蘇州獅子林在避暑山莊修建的文園獅子林版畫
清 和坤等奉敕撰 《欽定熱河志》卷 40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
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9365



圖 13 清代乾隆年間山莊萬樹園成為接待蒙藏王公領袖及國外使節的外交場域
清 和坤等奉敕撰 《欽定熱河志》卷 32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9361



圖 14 例如為迎接西藏六世班禪活佛遠道而來，乾隆皇帝特地在山莊北邊山巒
區興建一座仍後藏札什倫布寺式樣的須彌福壽之廟，是熱河外八廟著名
寺廟之一。
清 和坤等奉敕撰 《欽定熱河志》卷 80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
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9380

塞北原生產物，也有移植自關內各處的物種。平原區以萬樹園為焦點（圖 13），場內升起偌大的蒙古包，皇帝在此殷勤接待外藩蒙古王公或來朝的各邦外使，是清帝國一處重要外交場

所。至於山莊周邊，分布著康熙、乾隆兩朝為紀念重要慶典特地營建具漢藏風格的寺廟區，通稱為「外八廟」，是清帝國以宗教政策拉攏蒙藏領袖的重要象徵。（圖 14）避暑山莊從營建到設計，集合帝國統治、文化移借、外交禮儀、軍事以及宗教等方面於一園，猶如大清帝國的一個微型宇宙。

避暑山莊自康熙朝動工興建，到乾隆年間的改建擴建，一土一木，一磚一瓦，既是帝國內物資與文化的匯聚，也是多元民族往來交流活動的空間。隨著山莊規模的擴大，反映在當地民族語言、信仰形式、地方制度，均呈現著多元多樣的發展，正展現出十八世紀山莊盛清治世下的充沛活力。山莊的擴建，另一面猶如清帝國版圖的擴大，融入更大的空間與資源。相對地，隨著十九世紀清帝國力量的衰減，山莊也逐漸褪色荒廢。誠所謂「一部山莊志，半部清代史」，透過本特展，將掀起盛清時期帝國山莊史的輝煌面紗。

熱河外八廟的修建

劉國威 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圖 15)

環繞山莊周邊，自北至東南，沿獅子溝至武列河東岸丘陵山巒區，漢藏式的寺廟林立，其中以理藩院統一管理的古北口外八座寺廟，即俗稱的「外八廟」最為著名，是清朝為紀念重要大事特地興建的寺廟。清朝透過宗教信仰，藉以籠絡、羈縻信奉藏傳佛教的蒙族與藏族的關係，從而達到西北疆域長治久安的一種政治策略。

清朝在避暑山莊周圍先後修建有十二座佛寺。其中，羅漢堂、廣安寺、普樂寺，清廷「向未安設喇嘛」，由內務府管理，其餘八座寺院（實際九座，但傳統上普佑寺附屬於普寧寺，計為一寺）設有喇嘛，由理藩院管理，註冊於北京「喇嘛印務處」。這八座理藩院管理的寺院，由於在古北口外，故統稱「外八廟」（即口外八廟之意）。（表一）

這八座寺廟主要分布在避暑山莊北部、東北部的山丘地帶，自西而東：殊象寺、普陀宗



圖 15 劉國威研究員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https://reurl.cc/jRxMx2>，檢索日期：2023 年 1 月 8 日。

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普寧寺（附普佑寺，已毀）、安遠廟、普樂寺、溥仁寺、溥善寺（附於溥仁寺，今已毀）。（圖 16）

溥仁寺與溥善寺，建於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是蒙古王公為慶祝康熙帝六十大壽而修建。康熙皇帝提到：「眾蒙古部落，咸至闕廷，奉行朝賀，不謀同辭，具疏陳壑，願建



圖 16 熱河外八廟分布圖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年間〈熱河避暑山莊圖〉平圖 021499 製作 策展團隊提供

表一 熱河外八廟建寺時間表

特展策展團隊整理

溥仁寺	溥善寺	普寧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完成。	康熙五十二年（1713）完成。 今已毀。	乾隆二十年（1755）始建， 乾隆二十四年（1759）完成。
		
圖為溥仁寺山門 取自《維基百科》： https://reurl.cc/qZl2Wp (CC BY-SA 3.0)，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溥善寺 清 和坤等奉敕撰《欽定熱河志》卷79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9379	普寧寺 鄭永昌研究員攝
普佑寺	安遠廟	普樂寺
附於普寧寺內。乾隆二十五年（1760）建成，曾是外八廟喇嘛研習佛典的學院。今已毀。	乾隆二十九年（1764）完成。	乾隆三十至三十一年間建成（1766）。
		
普佑寺 清 和坤等奉敕撰《欽定熱河志》卷79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9379	安遠廟 取自《維基百科》： https://reurl.cc/Z16gYg (CC BY-SA 4.0)，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普樂寺 照片感謝陳力建研究員提供
普陀宗乘之廟	殊像寺	須彌福壽之廟
乾隆三十二年（1767）始建，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成。	乾隆四十年（1775）完成。	乾隆四十五年（1780）完成。
		
普陀宗乘之廟 照片感謝陳力建研究員提供	殊像寺 取自《維基百科》： https://reurl.cc/7j1qoy (CC BY-SA 4.0)，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須彌福壽之廟 鄭永昌研究員攝

刹宇，為朕祝釐」。溥仁寺內慈雲普蔭殿：為正殿。面闊七間，進深五間，單檐歇山頂，覆蓋黃色琉璃瓦，殿內天花是「六字大明」圖案。寶相長新殿：為後殿，殿內供奉九尊無量壽佛。

普寧寺，始建於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完成。清廷平定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達瓦齊的叛亂，在避暑山莊封賞厄魯特四部貴族之外，並下令仿西藏桑耶寺興建寺廟。由於寺內有金漆木雕大佛（千手千眼觀音菩薩）一尊，因此又稱「大佛寺」。

安遠廟，為尊重東遷到熱河的準噶爾達什達瓦部信仰，乾隆二十九年（1764）仿造新疆伊犁河畔固爾札廟原樣在承德興建安遠廟，故又稱「伊犁廟」。《西域圖志》卷十二記載：「固勒扎，舊對音為固爾扎。在伊犁郭勒北二十里，舊有佛廟。噶爾丹策凌建兩廟，喇嘛坐床者四，令五鄂托克輪值供養之。阿睦爾撒納叛，諸喇嘛附和為逆，旋為阿睦爾撒納所掠，乃各散去，廟毀於火。」

普樂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完成。普樂寺興建名義上是供新歸附清朝的杜爾伯特、左右哈薩克、東西布崔豪特（柯爾克孜族）瞻仰用。但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並非信奉佛教，而是信奉伊斯蘭教，可見這並非乾隆帝興建該寺的真正意圖。

普陀宗乘之廟，仿拉薩的布達拉宮而建，因而俗稱「小布達拉宮」。始建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成。是乾隆為其母崇慶皇太后八十壽辰而建，是「外八廟」中規模最大的寺院。

殊象寺，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帝陪皇太后到五台山殊像寺進香。回京後，命人按五臺山殊像寺文殊像雕造石像，建香山寶相寺。乾隆三十九年（1774），命內務府仿五臺山殊

像寺在熱河建殊像寺。殊像寺喇嘛均是滿族，由理藩院管理。

須彌福壽之廟，「須彌福壽」是藏語「扎什倫布」的漢譯，又稱「班禪行宮」。乾隆四十五年（1780）完成，當年適值乾隆皇帝七十歲萬壽，西藏班禪額爾德尼六世，自西藏長途跋涉來到承德祝壽。乾隆帝遂下令仿班禪駐地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式樣，在熱河為班禪興建一座行宮。

廣緣寺，建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普寧寺堪布喇嘛擦魯克興建，禮請乾隆皇帝賜名。全寺採漢式寺院布局，雖由理藩院管理，然由於非屬皇帝勅建，在清代未列為「外八廟」。後因溥善寺已毀，此寺方增補列屬為「外八廟」之一，是承德「外八廟」中唯一灰瓦寺院。

歐亞史視野下的避暑山莊

孔令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圖 17)

關於大清多元文化與多元統治的問題，在此原本要說明三點如下：清帝國經營避暑山莊之動機，避暑山莊與清帝國多元統治，清帝國、歐亞大陸與世界史。就方才鄭永昌與劉國威研究員的講述，已經涉及到前述的動機與多元文化統治的方面，比如拉攏蒙古，以及以藏傳佛教羈縻、控制蒙藏等，而且避暑山莊也具體而微地體現了大清的多元文化與統治；因此我這裡要從歐亞大陸與世界史的角度來探討大清帝國。

2004年，美國與歐洲學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在一個以避暑山莊為主題討論清朝統治多元性的學術會議，在會後出版的論文集（*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圖 18) 下了一個標題——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就是「新清帝國史」。形成了一個新的學派——即所謂的「新清史學派」，主要探討清朝到底是否是一個帝國，只是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定論。在西方語境下，帝國有著多元性的特色；如果不將清朝視為一個帝國，就很容易形成所謂的「中國例外論」，也會回到中國是一個閉關鎖國的情境，不受普世主義侷限。回到避暑山莊這個點來講，是一個探討這些爭議很好的切入點。

從展覽文物可以看到大清的多元面向，首先是表現在族群、語文方面，因為有多種族群來到避暑山莊一帶，因此使用的語文也就多種多樣；多語文的使用主要體現在圖書文獻，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建築工藝上，譬如避暑山莊「麗正門」的匾額，就是使用了漢滿蒙維藏的五體文字。(圖 19) 多元文化的交流，還有在藝術與建築方面，譬如剛才劉國威研究員介紹熱河外八廟，其中有漢式的建築，更多是漢藏交融的風格。再有就是更上層的東西，除了上面所說有形的藝術、建築，還有更深入的宗教、



圖 19 避暑山莊前門——「麗正門」門額 鄭永昌研究員攝

文化層面，如剛才介紹外八廟中的普樂寺，明明是乾隆皇帝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族群所建，卻恭奉著藏傳佛教的信仰，其中就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精神關懷。(圖 20)

大清統治者雖然講究「同文之治」，也強調滿語、滿文的重要性，並沒有規定只能使用滿文，而是採用了兼容並蓄的方式，把各種不同的語文翻譯。避暑山莊麗正門建於乾隆十九年(1754)，取名的典故來自於《周易·離卦》：「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有著極深的



圖 17 孔令偉助理研究員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https://reurl.cc/jRxMx2>，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圖 18 (左)《新清帝國史：清承德內亞帝國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一書封面。取自《Goodreads》：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880046.New_Qing_Imperial_History，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圖 20 (右)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普樂寺旭光閣圓頂 照片感謝陳力建研究員提供

政治意涵。然而「麗正門」的命名，乾隆並非首創；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於至元四年（1267）將大都城正南門即取名麗正門，因為「正南曰麗正」。乾隆如此命名，似乎有著紹古箕裘、隱隱乎繼承元朝廣土眾民之意，因此日本學者岡田英弘認為其中有著元朝與大清的延續性。此外，清代臺北城的南門亦取名麗正門，可說是清朝給予臺灣的文化遺存了。

乾隆皇帝開疆拓土，其版圖之大不僅造就了鼎盛時期的大清，在中國亦僅次於元朝，遠邁漢唐，也使得乾隆皇帝極具文化自信，這體現在乾隆親自撰寫的〈御筆熱河考〉。（圖 21）在〈熱河考〉中乾隆認為承德的武列河就是熱河，糾正了北魏酈道元（約 470-527）《水經注》裡許多錯誤，乾隆認為這是因為酈道元只能在故紙堆裡考證，不像大清有著廣袤的領土，可

以實地考察。乾隆還將〈御筆熱河考〉刊刻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武英殿聚珍版《水經注》的卷首，並以賜予大臣的方式加以推廣。又在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間（1794-1795）由蘇州織造製成故宮院藏滿、漢文緙絲織品，成為一件藝術品，目前正在避暑山莊展覽展出中。

避暑山莊不只是大清的第三行政中心，也是政治、外交禮儀的場所，接待過蒙古王公、西藏喇嘛、屬國使臣與外國使臣，舉幾個著名例子如下。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七十大壽，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班丹益西（ལྷོ་བཟང་དཔལ་ལྷན་ལཱ་ཤེས་, 1738-1780）來到避暑山莊為皇帝祝壽。同年，朝鮮也派遣使團到避暑山莊為皇帝祝壽，使臣的堂弟朴趾源（박지원, 1737-1805）隨行，並將見聞記錄在《熱河日記》裡，其中對於滿洲崇信喇嘛黃教的態度，記載著與乾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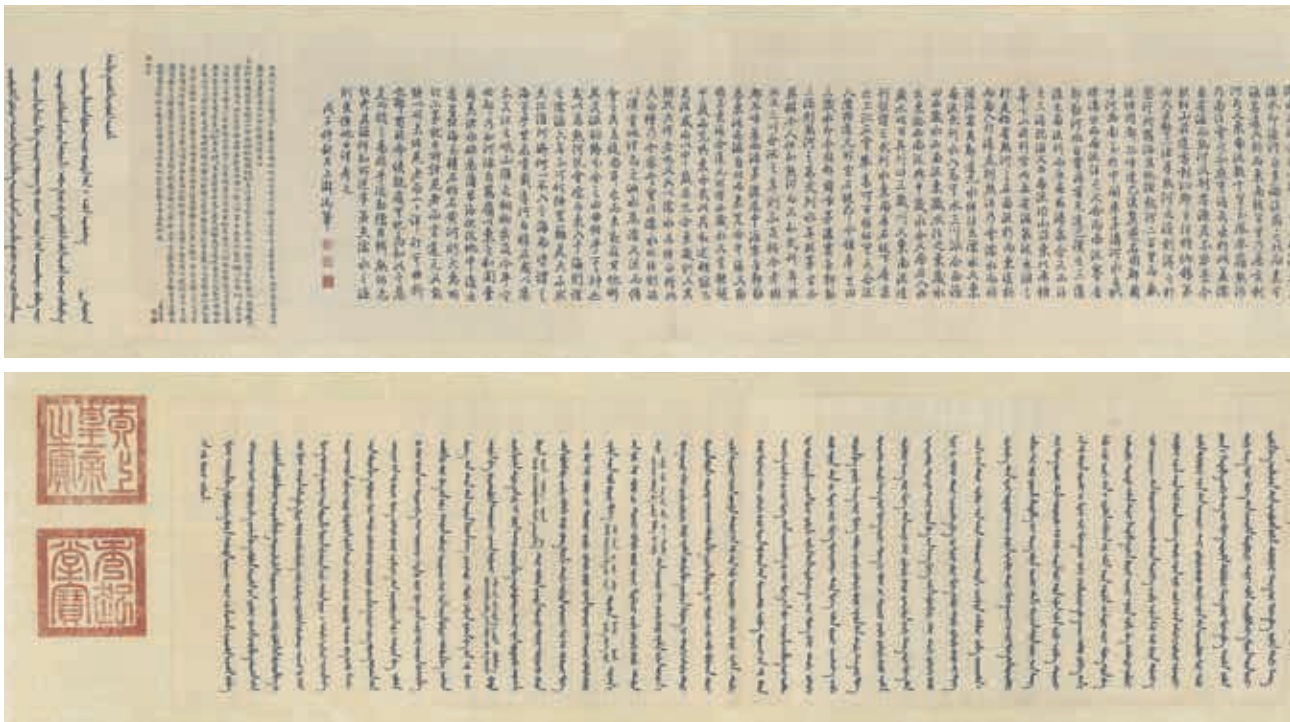


圖 21 清 乾隆 御筆熱河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絲 000011

大相逕庭的說法。在避暑山莊接待外國使臣最著名的，莫過於大英帝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團。

我的小結是，在多元歷史脈絡下的避暑山莊，或許可以嘗試從清帝國史、歐亞大陸史與世界史的視角來看待。

熱河文獻、調查與技術史

賴惠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圖 22）

1930年代，當日本占據東北三省並進占滿蒙的時候，同時在熱河承德地區展開了大量的調查與考察，產生了很多相關的文獻資料，介紹如下。

熱河古蹟的調查與保護（1935-1943）：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關野貞（1868-1935）（圖 23）和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研究員竹島卓一

（1901-1992）兩位建築學者，便前往承德進行了實地考察。歸國後，二人於1935年共同出版了精裝四卷寫真集——《熱河》。另外還有《熱河解說》，關野貞、竹島卓一著，座右寶刊行會



圖 22 賴惠敏研究員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https://reurl.cc/jRxMx2>，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圖 23 關野貞像 取自《維基百科》：<https://reurl.cc/OEiYg3>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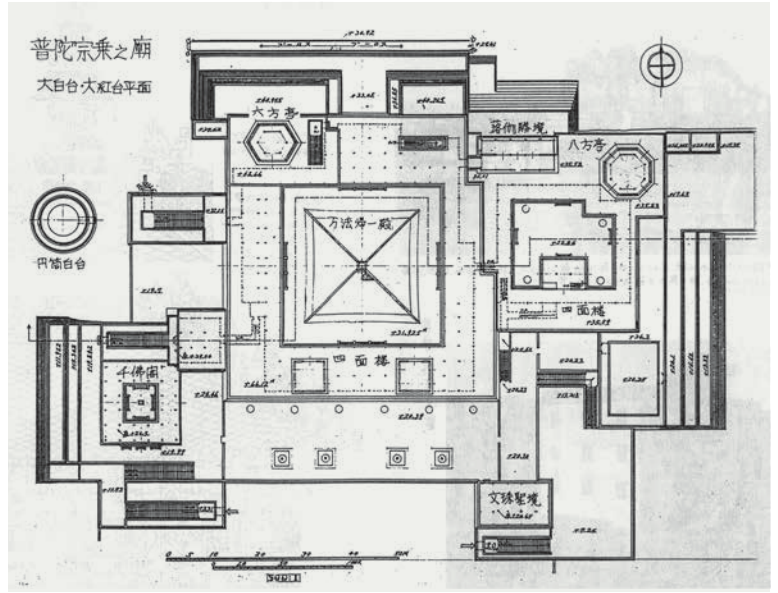


圖 24 避暑山莊普陀宗乘之廟結構圖 取自伊東佑信，《熱河古蹟：避暑山莊及外八廟—調查と保存》，東京：伊東知恵子出版，1994，頁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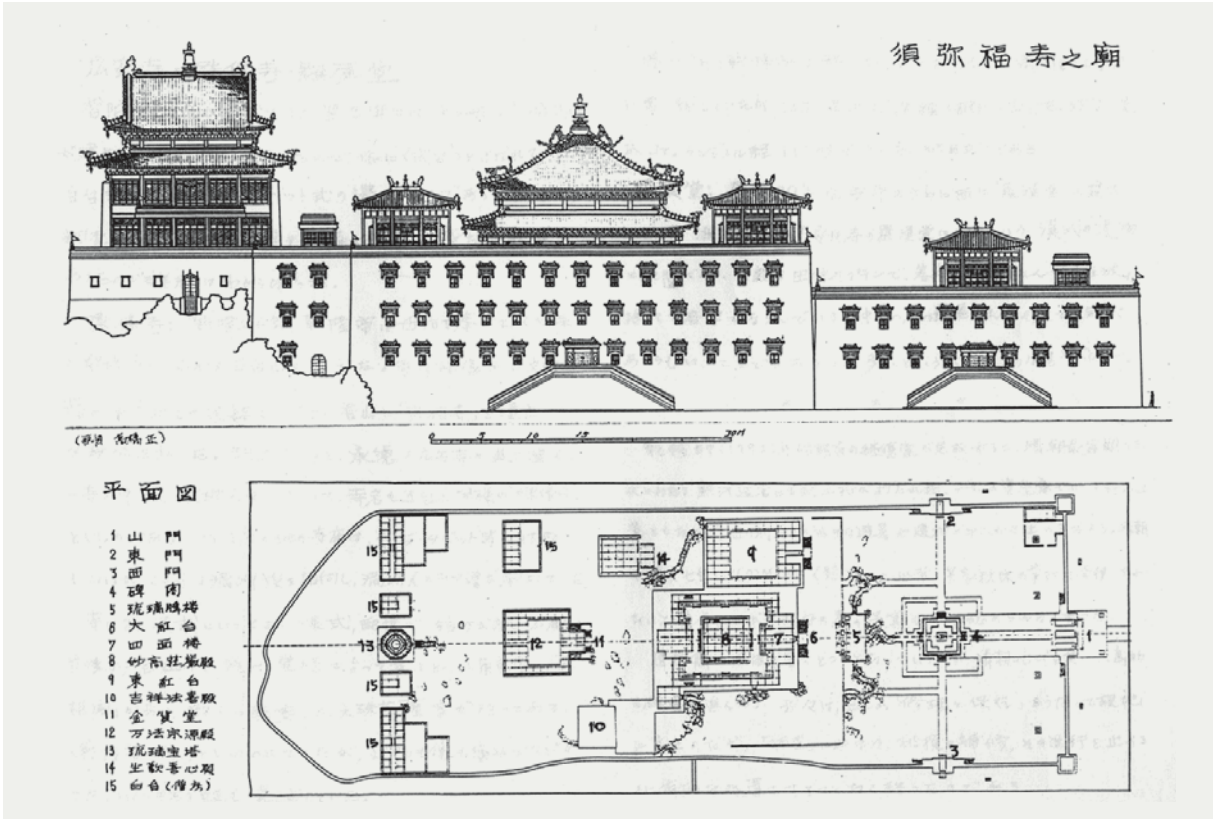


圖 25 避暑山莊須彌福壽之廟建築立面與結構圖 取自伊東佑信，《熱河古蹟：避暑山莊及外八廟—調查と保存》，頁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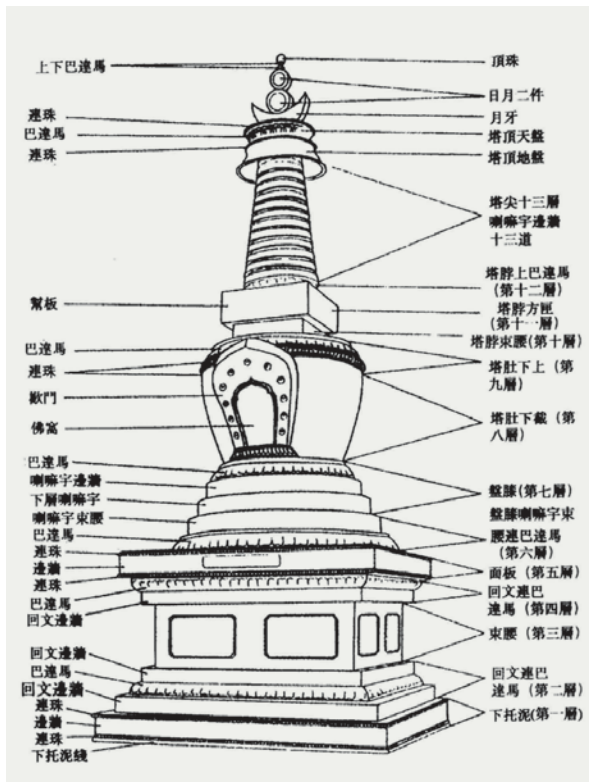


圖 28 藏式佛塔結構圖說 取自王世襄編著，《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門神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頁 208。



圖 29 普陀宗乘之廟藏式佛塔 照片感謝陳力建研究員提供

昭和十二年（1937）11月出版；該書共 200 頁、插圖 20 張、照片 42 枚，附英文。

伊東祐信（1909-1994），1932 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工藝學校木材工藝專業。1935 至 1945 年受偽滿州國民生部之委託，赴熱河省承德從事熱河古蹟的調查工作。1943 年奉命撤回新京（長春）總部。其後日本戰敗，所有熱河古蹟的調查資料均遺失。1952 至 1978 年就職於玉川大學出版社，從事《玉川百科大辭典》、《玉川兒童百科大辭典》等專案的編集工作。1978 年退休後，主要從事其父——建築史學者伊東忠太（1867-1954）未公開資料的編纂工作，同時獨自潛心研究承德的古建築結構。因為父親伊東忠太為建築專業，協助其繪製了多幅在承德調查

所得的一些建築結構圖，如外八廟的普陀宗乘之廟（圖 24）、須彌福壽之廟（圖 25）等等。

此外，避暑山莊內的珠源寺主殿宗鏡閣，1944 年被日軍拆毀。宗鏡閣的製造技術堪稱精美絕倫之作，因全部用黃銅製成且又為重簷結構，故又稱之為銅殿（銅重 414,000 斤，折合 207 噸）。此殿解體後被運往了奉天，實可惜這一珍貴文物竟毀在了關東軍手中，他們想的只是戰爭及戰略物資。我還查找到故宮典藏《宮中檔硃批奏摺》咸豐三年兩件奏摺，是有關銅殿宗鏡閣的。這兩件奏摺分別是熱河都統廣福（1788-1861）、禮部尚書奕湘（1796-1881）與刑部左侍郎恆春調查報告。（圖 26、27）摺內詳述銅殿內格局陳設等等，還大略估算了用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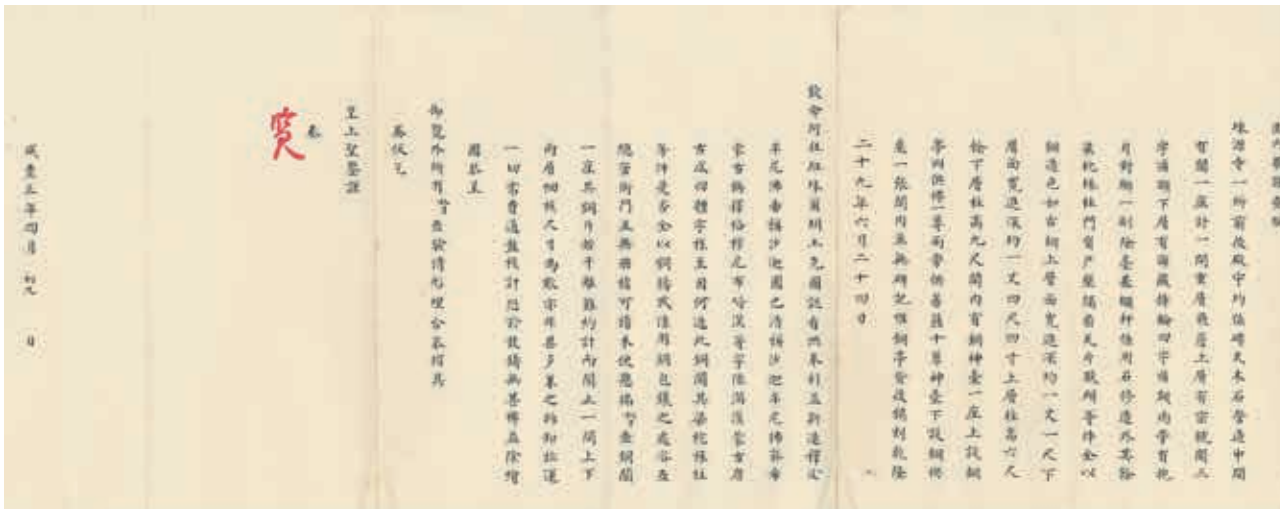


圖 26 熱河都統廣福奏摺 〈遵旨據實奏明查驗熱河園內珠源寺銅房情形〉 咸豐三年四月初九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22520



圖 27 禮部尚書奕湘、刑部左侍郎恒春奏摺 〈遵旨履勘珠源寺銅殿緣由〉 咸豐三年四月十八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22622

的數量。宗鏡閣雖然已被日本關東軍拆毀，同時在圓明園建造的同款寶雲閣猶存，從中可以想像宗鏡閣的樣貌。

展覽器物的技術史：跟鄭研究員交流了有關展覽的一些構想之後，我就想以後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工藝、技術方面的展示。譬如展覽中展示的普陀宗乘之廟（「小布達拉宮」）的圖片，其上的塔，在王世襄的《匠作則例彙編》

收集了許多相關資料，具體分析了塔身的相關部位名稱等；就像塔頂上的巴達馬，如果只讀造辦處的檔案文獻，是很痛苦的，可是當我們看了圖片中的說明之後，就很容易了解，巴達馬就是塔頂像蓮花的部位。（圖 28、29）

再比如，普陀宗乘之廟是藏語「布達拉宮」的漢譯，其意為觀音菩薩顯現說法的道場。普陀宗乘之廟由 40 座佛殿、僧舍組成，占地 22

避暑山莊座談會開放交流與討論

有關本次座談會報告，綜合與會來賓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何種契機促使故宮辦這次的避暑山莊展？

第二，女性在避暑山莊中扮演何種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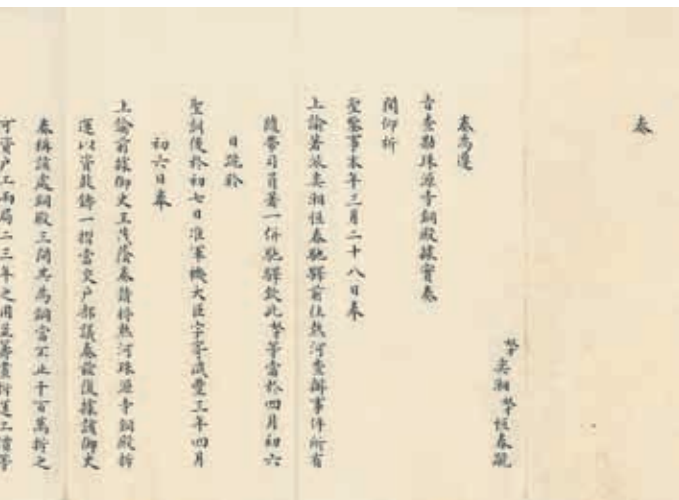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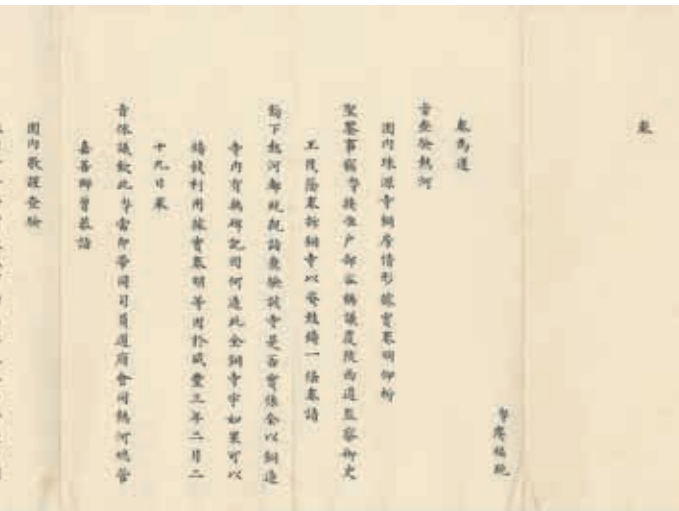
第三，乾隆皇帝信仰藏傳佛教，是否是將其作為一種帝國統治的手段？或是自己認同藏傳佛教的宇宙觀？

第四，避暑山莊在大清帝國版圖擴張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它之所以在清朝扮演重要角色，是因為其位於交通要塞，抑或是逐步被建構出來的？

第五，乾隆皇帝想要塑造何種文化形象？其前提是否需要能夠掌控或熟悉所有文化才能讓底下的人信服？在這方面，康、雍、乾三帝皆有辦法掌握不同文化，然這有其困難度，之後的滿洲統治者皆無法做到這一點。那麼，清中葉之後的帝國，在統治上究竟面臨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關於第一點，吳院長回應指出，本次展覽緣起主要有兩個考量：其一，以前大家對於故宮文物的研究傾向於單件文物的研究，但我們認為同時也應該對故宮的典藏做整體的研究。其二，同時我們也想討論「清」是什麼？因此，挑選避暑山莊作為這次展覽主題。希望將博物館收藏的東西，透過這種有意義的詮釋展示出來。

針對第二點，吳院長提醒策展人，雖然這次較少展出與女性有關的展品，但是策展人應該將此問題放在心中，且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努力嘗試將古文物，用不同的詮釋展示出來，以賦予故宮典藏更多的意義。賴惠敏教授也建議，儘管這次展覽不是以女性為主題，但故宮



萬平方公尺，是外八廟中規模最大一座。乾隆三十七年（1772），成做騾子天王一尊、呀嗎達嘎（Yamantaka）一尊，用金葉 104.14 兩、紅銅條 2,057 斤，工價物料銀 2,248.4 兩。經由細緻的工藝設計、鍛造成形、焊接、鑲金、拋光、貼金等過程，充分體現出騾子天王、呀嗎達嘎製作工藝的精湛技術。

收藏許多與女性有關的文物，如：首飾、珠寶，這些或許是日後可以展出的主題。孔令偉教授則認為女性的能動性其實可見於此次展覽中。尤其避暑山莊的外八廟，是由清朝皇室女性特別是皇太后所建立的。例如：普陀宗乘廟的建立，就是為慶祝皇太后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母親八十大壽而建造的。外八廟裡面木造的觀世音菩薩，亦為女性神祇。這些均呈現出女性在避暑山莊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於第三點，孔令偉教授補充認為，宗教本來就是一複雜課題，很難百分百說宗教是帝國統治的工具，亦很難百分百說宗教是個人內心的精神修持。舉例來說，乾隆皇帝就曾在他的玉裡面，刻有白傘蓋佛母的梵文咒語。這很難說是一種有目的的政治宣傳，因為其最初目的是作為一種祭品，為一種個人修持。然而，個人修持，有時也轉換成政治統御工具，面對不同的族群，展現不同的面孔。其實，宗教與政治的複雜交錯，是人類世界的普世現象，歐洲也存在這種情況。劉國威研究員指出，過去

很多學者討論乾隆皇帝藏傳佛教的信仰，多引用其〈御製喇嘛說〉：「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一句，證明乾隆皇帝信仰藏傳佛教為一政治上的運用。不過，最近研究卻顯示，乾隆皇帝是故意這麼說的，其動機是為回應漢族儒家士大夫對皇帝如此崇尚某種宗教信仰的反對。其實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活佛（1717-1785）的影響下對藏傳佛教有著深刻的信仰，六世班禪甚至特別傳法給乾隆皇帝，惟乾隆皇帝有時會找藉口來撇清他這方面的信仰。

關於第四點問題，鄭永昌研究員認為避暑山莊作為清朝第二個政治中心，與其地理位置關係密切。避暑山莊地理位置與蒙古接壤，加上蒙古王公缺乏天花的免疫力，不宜直接進入北京，故以避暑山莊作為拉攏蒙古的重要之處。過往避暑山莊的地理性和政治價值未受到注意，此次展覽試圖將其呈現出來。更重要的是，本次展覽聚焦於清帝國的多元性，惟多元的面向相當廣泛，本次展覽僅為一開始，希望未來能結合院藏更多器物、書畫類文物展出，開拓



圖 30 座談會宣傳海報 策展團隊提供



圖 31 座談會上綜合討論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https://reurl.cc/jRxMx2>，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一個更為寬闊的視野。孔令偉教授也認為避暑山莊所以在清朝扮演重要角色，係因為其地理位置重要，位於滿蒙交界之處。不過，他亦指出避暑山莊的發展，同時也是一種建構的過程，其重要性是逐步形成的。舉例而言，避暑山莊中的外八廟，並非一開始即包括這些建築，而是從康熙時期的普仁寺開始，到乾隆時期發展成此龐大的建築群。乾隆皇帝想要建構一個他對於佛教的世界觀，是以將全天下佛教興盛之處，再現於避暑山莊。

針對第五點內容，吳院長認為這個展覽就是想要探討究竟什麼是帝國。帝國必須包容境內各種不同族群和文化。清帝國即透過這樣的統治方針，凝聚統治轄下各民族的向心力。孔教授則認為統治和文化是一體兩面的，兩者結合在一起，很難說有純粹的統治或純粹的文化。此次展覽是將清帝國統治的方方面面，全部濃縮在一起。進一步來看，我們其實還可以問另外一個問題，意即在清帝國多元統治下的人民，如何對中央政府的統治做出回應？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權力關係。

除上述五點提問外，本院余佩瑾副院長則從藝術史角度切入，提出清朝皇帝到避暑山莊以後，常將其所見之物寫入文學作品之中，而這些避暑山莊元素，後來也影響到瓷器的裝飾。

此外，鄭永昌研究員針對避暑山莊擴大過程進行補充。他指出避暑山莊起於康熙皇帝經營熱河，康熙皇帝提出「長城無用論」，一改中國傳統抵禦北方外患的方法，強調熱河的經營，藉此對蒙古進行懷柔和撫綏。避暑山莊的規模至乾隆朝擴大，乾隆皇帝將帝國經營注入在避暑山莊的經營之中；爾後，隨著熱河地區人口規模增加，避暑山莊的治理也逐漸成長。不過，很可惜的是，避暑山莊到十九世紀道光朝後慢慢衰微。

最後，吳院長對這次座談會作了一個總結。吳院長點出避暑山莊的意義在於清朝皇帝在熱河做了一個帝國的全覽；而且綜觀整個清帝國的統治，其政治和文化並非截然分離，統治和被統治亦非截然二分，它們彼此之間巧妙地互動，各自有各自的能動性。（圖 30、31）

整理者：陳龍貴、劉世珣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珍·波本克 (Jane Burbank)、弗雷德里克·庫伯 (Frederick Cooper) 著，馮奕達譯，《帝國何以成為帝國——一部關於權力、差異、與互動的全球政治史》(*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臺北：八旗文化出版，2020)。
 2.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